



福建僑報



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

發往 120 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並在美國、菲律賓、印尼、澳大利亞、南非、匈牙利、英國、阿根廷、波蘭、西班牙、阿聯酋、及台灣地區落地印刷發行

2023年1月21日 星期六 印尼版 第944期

吳昌鋼，字本學，號孔原，善詩書畫印。現為福建省篆刻學會會長、福州市書法家協會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著《吳昌鋼詩書畫印》《吳昌鋼西藏行吟墨迹》《書法考級教材·行書》等，主編《金石秋韻·福建省篆刻藝術作品展暨壽山石印鈕雕刻藝術邀請展作品集》《第二屆福建省篆刻藝術作品展暨壽山石印鈕雕刻藝術邀請展作品集》《左海傳薪》《左海擷英》《左海新荷》等作品集。



八閩文化藝術
海外推介

坐忘于方寸之間

——吳昌鋼先生篆刻藝術作品印象

見過吳昌鋼先生奏刀治印，刀下無阻，刻刀所過之處，石屑紛紛崩落，聲音爽利。剔除贅屑，電光火石間他便打通了字與字之間的通衢，刀鋒游離于字的骨肉間，游刃有餘。顯露而出的是短切澀進的刀棱或爽脆的衝刀線條，這些肌理與面目常是他的作品給人的第一印象。

一方印，僅僅靠着手腕與兩三指的變化，就能組合變化出許多刀法，深入到複雜的部位，刀刀相生，直至光潔的石面上漸次展現出漢字。在方寸間追求“玄同”，和其光同其塵，挫其銳解其紛，最後和解歸一。印石雖然渺乎小哉，但在極小的石面上，照不欺誤運刀寬綽，奏刀驀然，也為之四顧，也為之躊躇滿志。

我們可以想象那個鑿破鴻荒的神聖時刻——倉頡造字。這位“雙瞳四目”的史前傳說人物曾讓“天雨粟，鬼夜哭”。“觀奎星圖曲之式，察鳥獸蹄爪之迹”，他整理出代表世間萬物的各種符號，并稱之為“字”，從此中國人在漫長的時光里，用各種媒介來使勁地捕捉文字。他們拿起工具勤快地耕犁龜甲、鐘鼎、石頭，把許多話牢牢地鑿在上面。挂在風中的“話”祇會如風中飄蕩，而那些堅硬的東西正竭盡全力地保存他們要傳達的信息與精神。

然而從嚴謹的考古角度來說，在浙江餘姚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所出土的陶器中發現的由簡單線條組成的陶紋，是人類文字最早的“花蕾”，它與篆刻的刻畫頗有淵源。這些以線條為構成，以流轉為旋律的紋飾逐漸發展為“有意味的形式”。盡管在歷史長河中，文字朝着實用性發展，而篆刻卻不斷朝藝術方向飛奔，但它們共同讓字的脈勢流轉無意中都獲得一種運動性的審美。

在歷代篆刻中，秦漢印以飽滿厚重的線條與古樸蒼茫的風姿站在審美的巔峰。隋唐至元朝，數百年間，隨着紙張日盛，封泥不存，用印漸萎，印章的刻制漸為官員文人的雅玩，比如齋館印、別號印、收藏印等。元代，關於印章的專門著述以及善于治印的文人墨客的詞語印、花押印等印章的出現，昭示着它由實用性向藝術性的轉化。明清以降，文人以石材制印，才真正標識着印章進入篆刻藝術的階段，各流派异彩紛

呈，以各自的秉承在傳統篆刻中賦予它更多的想象。

在吳昌鋼先生篆刻藝術作品里，能直接感受它們所承接秦漢印的純正氣息。長衝為主的運刀，雙面切衝，顯示出利落挺勁的線條，用平正潔淨的氣質來追求審美的意古。在“長刀直入”一路挺進中，線條又承載着刀法中細微的變化和豐富的信息，比如那些在圓轉處的披削，以及用切、削結合的刀法來體現筆意，從中可以看出他對明清印學、皖派和浙派刀法的吸收。從線條的藝術呈現效果上，他已將霸蠻、陽剛之氣去火內收，教化成一種方勁、天矯的姿態。線條飽滿又富潤澤，就算是細的線條也堅挺，它有平和纖細的氣質，但絕不是鬆弛的，具有強烈的生命力。這一切源于他從元典中而來，凸顯着秦漢篆與碑刻的滋養，自然讓印作的氣息自帶醇厚，平和中正。

縱觀他的篆刻藝術作品，章法平整，以秦漢印為篆刻審美的積澱，兼收清人遺風，展示了厚樸磅礴的氣質。在方寸的石面上，他讓文字生發自如，如行寬敞大道，也不刻意在章法上安排，不滑不膩不討巧，然而這種大樸不雕的狀態卻成全了大巧若拙的藝術氣質。實際上，他對“巧”的運用也得心應手，小到線條之間的交連，大到空間的虛空上。在邊款上，用刀時澀時爽，刀筆并現，勁風來如奔，但“烈風雷雨弗迷”，澀得不滯不礙，可見原始的樸茂。這些粗細線條、朱白分布、方圓互參，剛柔虛空的組合，展示了字的鬆緊揖讓與斜正的精微細妙之技，讓文字獲得神韻與真趣。

在這些作品中，有凌厲刀法的激情，也有書法的意味，體現了“印從刀出”“印從書從”的復合創作印風。從內容上出發，他融入詩書畫等相關藝術，從個體的體悟中變化面目，追求“印中旨趣”，讓作品富含着文人的意趣，體現了心理上“印外求印”的特色。

在他的篆刻藝術世界里，可以看

到“農夫長壽”的直白願望，“舊醞已煖”的淋漓暢懷，有“今宵月不同”別樣的安靜氣息，還有“我有九山”的豪邁。在滿白的“山園紫微今又開”印文中，可感受到聚散有度，舒朗和諧，在細朱“書香盈室”中，又可感受到印文的靈動與文氣。在四面合圍的生活里，世間萬端事，皆入方寸間，這是生活的藝術，是他走出的獨具個性的篆刻藝術符號，也是他藝術生命與精神生發的源頭。

在構建厚德混沌的智慧世界里，他力求創作出符合傳統審美風格和時代變化的作品。在感懷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時，他將披荆斬棘的百年黨史濃縮在二十多行詩句中作為邊款，搭配渾厚的印文“百年豐碑”，在磅礴的詩興中生豪情，刀趣筆意詩皆雜糅在一起，讓我們看見了這輛滾滾的歷史戰車在艱苦奮鬥之路中所唱響的英雄史詩。

“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漢家文”，道出

了藝術探索的獨特意義，其中藝術張力也在此。時至今日，筆耕墨種的時代已疾馳而過，手工書寫的行為也漸漸脫離了它實用性的一面，當篆刻升華成一種純粹藝術時，它的意義何在，又如何能在斷裂的新時代文化新語境里生根發芽，它劍指何處，執刀書寫者又心向何處呢。

這些都是藝術與現實最虛弱的連接部分，而吳昌鋼先生是包容、鬆弛的，他展示了藝術與生活的共處的方式，且大有空間“可為”。說到底，也不過是努力生活，他的印在生活的各處，格“一切物”而致知，讓生活熱情披拂而下，化成刀下千鈞，構成石上萬象，他讓篆刻藝術有了俯就日常表達的一面，這大概也是古典藝術境界的本意。這份齊物的藝術世界觀，總讓人想起那個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的篆刻藝術輝煌的清中葉，藝術的生命力總在共性與個性的不經意的角力間，真力彌滿。

(江夢筆)

